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楊千嬅閉關待產

如視觀 查小欣

楊千嬅前陣子傳出可能會早產，究竟千嬅是否真會早產，《春嬌與志明》宣傳後她變得低調，是為了安胎還是有其他原因？快將成為母親的千嬅，星期日母親節她會怎樣度過？她懷孕的情況怎麼樣？心情緊張嗎？

楊千嬅解釋傳出早產的原因：「之前做產檢時，醫生說看胎兒的生長情況，如果他大得快，有可能會早產，丁生是個事事有周詳計劃的人，他恐防寶寶早出世便會打亂他的安排，所以他準備由頭安排過，這是他緊張的原因。」現在寶寶的預產期仍是六月。

至於千嬅是忙碌多過緊張，「我在準備寶寶的用品，寶寶的床、手推車都有贊助，但我也要聽我陪月婦的意見，幸好她未正式上任已陪我去買齊所有嬰兒用品，很多知識我也要學，例如怎樣挑選奶樽，甚麼奶嘴，她都替我打點。」千嬅打算哺餵母乳，買奶瓶是以備不時之需。

連薑醋千嬅也準備好了，「我以為薑醋是買現成的回來派給親朋戚友的，陪月婦教我才知道原來是自己煲的，於是她便帶我去買薑、豬腳等，又要煎薑、拍薑，現在家裡有幾煲豬腳薑。」都是預備給千嬅補身的。

「分娩後，會像陳慧琳般第一時間公佈寶寶的名字和照片嗎？」

「一切待寶寶出世後再說，我怕他小氣，到時我也要考慮自己的狀態，我也愛美的，如果樣子太難看，我暫時不會見人。」千嬅說。

「其實你不用擔心，丁生是公關高手，他自會安排一切，不用你操心。」

千嬅披露：「處理公事和私事不同的，處理公事可以很客觀，處理自己的事會投放很多感情因素，懷了寶寶之後，我和我先生的思維都有所改變，對事情的價值觀也不同了，一來是責任大了，計劃未來時會想得長遠一點，多是從寶寶的角度出發。」

說到《志明與春嬌》，千嬅說：「我很喜歡這個劇本，很想接拍第一集，可是各方都反對，認為我不該演春嬌這類型角色，我憑直覺，堅持要演，結果最初一個星期，票房只有二十多萬，各人都來怪責我說我不該拍，幸而電影有口碑，落了畫的院線卻再度放映，影期達至八個星期，這套電影對我有特別意義。」相信千嬅早已視此為至今的代表作。

王蒙永遠的伴侶

琴台客聚 彥火

第一遭聽到王蒙的夫人崔瑞芳逝世的噩耗，是我三月趕赴新加坡參加「潘受百年紀念研討會」的當兒。甫出了新加坡機場，來接我機的何華先生告訴我，王蒙太太剛剛逝世。

我聽罷為之黯然神傷。去年已得知王蒙太太崔瑞芳患了癌症，王蒙自己也得了皮膚病，很是惦念，曾向王蒙寫了慰問信。

後來聽說王太太病情較穩定，便給王蒙發了電子郵件，表示我正籌劃一個兩岸四地的文學論壇，問他們要不要出來走走。

王蒙回覆他們還是不便遠行。詎料，崔瑞芳已走了。

有道是平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王蒙是一個幸運兒。在他年輕的時候，他便邂逅了他的夫人崔瑞芳，自此後，崔瑞芳成為他漫長人生歷程的伴侶、好知己！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崔瑞芳還在北京女二中讀書。一九五〇年寒假，被通知臨時調至東四十一條三十九號四合院，協助「三反五反」運動，任文書工作。

其時年屆十八歲的王蒙正在這個院子裡埋頭寫作，並以這個院子做生活原材料，創作有名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無巧不成書，崔瑞芳報到那一天，王蒙與崔瑞芳碰個正着——不約而同地在廚房打飯，打從王蒙第一眼觸到這位小他一歲、活潑秀慧的女孩子，不禁給深深迷住了，只是一逕地朝着她傻笑。

王蒙是一個進取的年輕人，機會來了，他便牢牢抓住，不輕易放過，他鼓起極大勇氣，向小芳展開猛烈的追求，先是登門拜訪，繼而是早晚給她寫求愛的信。最終以大團圓告終。小芳的芳心被打動了，王蒙贏得佳人歸。

王蒙與崔瑞芳的結縭，可謂天作之合。他們婚後，鶼鰈情深，相濡以沫，不論王蒙被劃為右派（剛踏入廿四歲年頭的王蒙便被劃為右派），還是遠赴新疆體驗生活，崔瑞芳都不離不棄、陪伴左右。她是立下大決心的，並對王蒙斬釘截鐵地說：「你去哪兒，我跟到哪兒！」

崔瑞芳以「方蕤」的筆名，於一九九八年寫了一部《我與王蒙》，後改名為《我的丈夫王蒙》，其中不乏罕為人知的內情。

書中透露了她與王蒙邂逅、初戀、結婚到四十年前風雨同舟的經歷。

王蒙是一個早熟的人，他不到十四歲便加入共產黨，在十八歲那一年遇到方蕤，一見鍾情。

王蒙乍遇到方蕤，便認定她是為他度身定做的夢裡情人、終生伴侶，王蒙對於這個文靜高雅的中學生展開了瘋狂的追求。

一個是剛成年的青年，一個是未成年的少女，他們的戀愛，從今天眼光來看，其結局的變數，肯定是很大很大的。

但他們卻是例外。經過七年的戀愛，感情有增無減，他們終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廿八日結婚（方蕤剛巧是讀大三）。結婚十個月後，王蒙倏地奉命接受「學習改造」，一九五八年五月被扣上「右派帽子」，那一陣子，方蕤卻懷孕了。王蒙被劃為「右派」後，方蕤受到重重壓力，連大學畢業也不發給證書，受到開除學籍、黨籍的處理。

有人想用棒打散這對鴛鴦。當時仍尚年輕的方蕤卻不為所動，她看顧孩子，鼓勵、支持王蒙。

方蕤認定了王蒙是「永遠永遠的人生伴侶」。她寫道：「王蒙是誰？王蒙就是那個和我永遠永遠在一起的人，我是誰？我就是那個永遠和王蒙在一起的人，這就是我們兩個人的『定義』，就是沒有他，也沒有我。」（二之一）

難以置信

天言知玄 楊天命

最近在欣賞外國的電視節目時，看到了一件令我很震驚的事情。

話說該節目請來了多位資歷不同的占測師及玄學工作者與主持人訪談，其中一位竟透露自己曾經和顧客談戀愛，而這位顧客更是一位公眾人物！在主持人的追問下，這位公眾人物的名字也在觀眾面前曝光，惹來全場嘩然。

這片段令我覺得有點難以置信：第一，玄學工作者應否和顧客拍拖已是一條值得爭議的界線。其實玄學的工作在帶給顧客心理慰藉的這個層面上，和臨床心理學家有點類似，所以兩者也很容易令顧客因被深度了解、因揭露了最私密的心事、因失意得到了安慰繼而產生戀慕之情，所以作為專業的工作者，我們有義務和責任劃清這條界線，避免這種乘人之危之嫌。

第二，我們務必嚴守顧客私隱，尤其當對方是公眾人物時，怎能隨便在電視節目中公開別人的身份？其用心非常值得反思。其實，顧客來找玄學家這件事情，已經算得上是對方的私隱，何況玄學工作者往往更會掌握顧客各種如戀愛狀況、家庭狀況甚或官非訴訟等等非常多的私密資料，替其保密是一條我們必須嚴守的界線。

有讀者或會質疑不少玄學工作者不是也會借顧客的情況做文章嗎？別人的情況我不知道，但我個人來說，那些個案全都經過增刪、過慮甚至將不同人的經歷融合，有時甚或會先得個案本人同意，保證不會損害任何人的私隱。

一個能隨便公開別人私隱的人，莫說要從事玄學這種經常要深度了解別人的工作，就連作為一個普通人，其誠信也非常惹人質疑！

天價月嫂從何而來

百家廊 晨風

在「龍寶寶」扎堆出生的今年，聘用月嫂的價格也水漲船高，直讓人們驚呼使不起。很多人質疑，如此之高的月嫂價格，真的是物有所值嗎？

眼下北京月嫂的價格最低的也要5000多元，中檔的8000元以上，最高的月嫂價格竟達到1.2萬元。而北京很多單位碩士學歷的員工，入行多年月收入也不過四五千元。目前月嫂的工資已超過本科生、碩士、博士以及海歸，一躍成為北京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這讓人們感到心理不太平衡。一個寒窗苦讀20年的學子，勞動複雜程度怎麼也比月嫂高吧？為何收入卻不如一個培訓一兩個月就上崗的農婦？這反映正常的商業價值規律了嗎？

就僱用月嫂的很多消費者反映，月嫂貴是貴了，可水平卻參差不齊，有時不如一個普通保姆，而且僱了月嫂消費者也不見得更省心。有的月嫂拿着高薪，卻連基本帶孩子的常識以及責任心都還欠缺。一位朋友曾為女兒僱用一名月嫂，月薪5500元，是市場上最便宜的。我問她月嫂平時都幹些什麼，她說主要的活兒就是會給嬰兒按摩一下胳膊小腿，同時還會對嬰兒唱歌說話。我笑着說，這些你自己不會做嗎？電視、廣播上天天都在教大家如何育兒呢，那活兒沒有什麼神秘的！

有一位朋友為女兒聘用了一位月薪8800元的月嫂。這位月嫂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是抱着新生兒坐在床上。（當然時不時的按摩幾下）產婦以及全家的伙食衛生採買等，需要僱主家自己打理。因為已把嬰兒的安危繫於高價月嫂身上，全家便都小心翼翼地將月嫂當「祖宗」供着。每天月嫂想吃什麼就得做什麼，月嫂吃香蕉吃煩了想吃葡萄，朋友就得趕緊去買葡萄，每天月嫂的飲食水果都不能重樣。如此採買做飯收拾，把一把年紀的朋友累得夠嗆。而她的女兒，有時也得自己下地幹些活兒。我開玩笑地說：「是你女兒坐月子，還是月嫂做月子呀？」又告訴她，月嫂這麼老是抱着孩子睡覺，根本就是錯誤的，會讓孩子養成離不開人的壞習慣，違反養育新生兒的科學方式。我建議朋友自己來幫助女兒帶孩子，以便讓寶寶更安全地成長，還能減輕勞動強度。朋友說，我女兒就迷信高價請來的月嫂，不放心我帶呢！我說，她不是你帶大的嗎？結果對年輕人做了一番工作把月嫂辭去，請了一位專門買菜做飯打掃衛生、月薪只要2000元的普通保姆，孩子由家人自己帶。結果呢，孩子帶得更好，朋友一家也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不用擔驚受怕地「供着」月嫂了。

很多事實證明，只要有一位家長幫着帶寶寶，月嫂的費用是不必要的。想當年，我的女兒就是自己帶的。手邊一本《育兒百科》就完全解決了問題，一直帶到半歲能上托兒所。在休產假的幾個月中，寶寶睡覺時有很多的閒暇，我還順帶着讀了不少書。還有個朋友是位資深醫生，不需要每天當班，她的兒媳生了雙胞胎後，她也是利用自己的醫學養生知識幫助小兩口帶寶寶，並沒有用月嫂，兩個寶寶都帶得挺好。當然，她的兒媳也是很能幹的。

普通保姆的月薪是2000元左右，多數人認為比較合理。而月嫂的工資比普通保姆高出很多，其勞動真有那麼強的專業性以及複雜性嗎？我以為沒有。新生兒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睡覺，現在提倡母乳餵養，吃奶有母親餵，月嫂的勞動除了為嬰兒換尿布之外，就是為產婦做飯。很多人家做飯都用不着月嫂，所以月嫂的勞動強度有時甚至比不上照顧一個行動不便的老人。為嬰兒換尿布、洗澡、按摩等勞動，需要的是高度的責任心以及愛心，不識字的老人都能做到。有誰比親人對寶寶更有責任心呢？以前老人帶孩子都有一套傳統簡單的作法，沒有任何神秘，一般人一學就會。相反，假如你不幸用了一個責任心不太強的月嫂，豈不是把寶寶當人質壓在陌生人手上了麼？家人親自帶孩子，不僅加強親子關係，而且是最安全的。

那麼，為什麼人們一邊喊太貴，一邊還要爭先恐後地搶着僱用高價月嫂呢？

原因之一，是月嫂公司的炒作。

中國商家的信用水平普遍不高，炒作的工夫卻很了得。這幾年，從炒無煙鍋、綠豆、大蒜、大葱直至月嫂，最後都能成功地哄抬出一個離譜的價格。自然，天價綠豆包治百病，天價月嫂能帶出高智商的健康嬰兒，都不過是天方夜譚。很多不久前還在家種地、識字不多的農婦，經公司包裝推出之後，也能變身成為「資深」、「星級」月嫂。細想想，那些文化程度極低的農婦對育兒專業知識的掌握，又有多高呢？

可正是那些受過高考教育的年輕人，不但是生活能力極欠缺的一代 ，還是迷信高消費的一代。別人用了高價月嫂自己不用，好像就沒有面子，打腫臉也要僱一個。消費月嫂跟消費LV包同樣缺少理智，同樣是追求時尚。不買最好的，只買最貴的，只要錢花到家，就能享受最好的生活，就是很多年輕人的消費理念。凡有成功的商業炒作，就能創造消費迷信，商業運作有自己的規律。

原因之二，是傳統育兒模式的改變。

以前北京人生了孩子，多都是老人幫着帶。實在沒有老人帶的，年輕人一般也能自己解決。早年北京不少大企業托兒所56天的孩子就收，是很實際的職工福利。實在沒人看的，才會找個街道老太太寄養或者是日托，價格也不會很貴。

現在獨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中很多人卻不願意幫助子女帶孩子。他們認為自己已為子女奉獻了半生，應該輕鬆享受晚年。獨子一代的父母多半晚婚晚育，第三代降生後祖輩多數已年過半百甚至花甲，沒有精力再幫着帶第三代。

而作為目前的育兒主體的80後們，是被嬌寵長大的一代，有的生理極健康心理卻晚熟。有的過了而立之年心理上卻還是個孩子，很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無論從生理還是心理上，獨子一代中很多人都難以承受育兒重任。此外，現在年輕人謀生壓力比前輩大得多。傳統兩代育兒主體弱化後，就為月嫂行業的生存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原因之三，行業監管的弱勢。保姆的價格一直是完全市場化的，結果定價權都在月嫂公司手裡，主管部門基本是監管缺位。如此，消費者就喪失了選擇權，任憑月嫂公司壟斷哄抬月嫂價格。從炒綠豆到炒大葱，再到炒月嫂，都緣於定價權的壟斷以及主管部門的漠視。

用得起天價月嫂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社會的文明進步嗎？我看不見得。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花高價買單，除了反映了扭曲的消費觀之外，也顯示着無序市場價格陷阱中人們的無奈。

■聘用月嫂的價格水漲船高。 網上圖片

勝女變剩女

杜亦有道 阿杜

妻在教中學時有位女同事家有一子一女，俊男美女之類別，男的早熟，一入大學便有求偶之舉，一早拍拖，常帶女友返家，有時兩家聯誼常旅遊飲食等皆與阿杜一家同聚，友人之女是「勝女」，長得美慧高挑爽朗，學業經常四A五A，又是學校田徑隊主力，追求者磨磨轉轉到她入大學快讀完為止，「冇一個埋得個鼻」，她看見兄之女友「未來阿嫂」表面客氣尊重，神態間看得出她不大瞧得起人家。

此人讀經濟畢業後，最大銀行追聘為高職，工作了半載，幾個觔斗提升為主管，有權向銀行貸款投入股市，她頭一手借款五百萬，看準投新股個多月後，放出得八百萬，還給銀行淨賺了三百萬，接着投入樓市，二百萬交豪宅首期，三個月後賣出，竟然又賺五百萬，廿幾歲女幾個轉彎就成了兩幢豪宅之主，另有二億身家，其母不只一次向阿杜「放聲氣」有無好男兒介紹？阿杜說「冇」，說「有」是棧嚦氣，如此女孩一定看不起天下男人，除非是阿倫狄龍和李嘉誠之混合體，否則一定蹉跎歲月「攝灶罅」，果然如今已經卅一，由「勝女」轉變為「剩女」了。

阿杜此位「世伯」如果不是曾為名記者電台DJ，又為大公司宣主，哎吔算個名人，間中家庭茶敘她也未必肯來，叫聲「伯伯」也相當勉強，阿杜多年來與林青霞、鄧麗君等也是平輩，當然不會奉你如公主，總是笑她如此美好嬌娥淪為「攝灶罅」，太過可惜，她總是回敬「男人沒有好東西女人唔嫁唔使死」，甘心情願做剩女之後，其母親和哥嫂提起家中美人有財有貌，卻偶然在家中摔物發脾氣便唉聲嘆氣！

由點擴視社會層面，可知香港剩女多非關男少女多，大部分是女性自己造成的，香港地稍有姿色本事之女子，都要找李澤楷、佐治古尼，自動組成剩女大隊，與人何尤？其實剩女們降低一下要求，減去多少過分自尊，問題便可解決，何必作賤自己之寶貴青春？

凳子

隨想國 興國

看到空空的一張凳子，有人會想起父親，因為我聽過一首港人創作的歌曲，就是從一張空凳的回憶有感而發的。

看到一張長長的空凳，你會想起什麼？我有時會聯想到愛因斯坦，他拿着煙斗在校園內邊抽着邊沉思的畫面，特別是我在香港大學校園找尋要找的演講室遍尋不遇，卻遇到小小的庭園裡有兩張長長的空凳時，我都會坐下來歇歇腳，這個時候，好想抽一斗煙，沉思生命。可惜，有凳子，卻不准抽煙。如果愛因斯坦活在今天，他會沉思出相對論嗎？

每當我走過公園或是某個巴士總站，總會看到不少凳子空着，但是，有凳子的範圍內，都寫着不准吸煙的字眼。要不就進入範圍內小坐，要不就站在範圍外抽煙。我是煙斗一族，所以都選擇在範圍以外，寧可讓腳疲倦，也不願心靈疲憊。

那天前往赤柱廣場，參加在那裡舉辦的「葡萄酒行」，看到的都是美輪美奐的景物，吃到的是不少有特色的點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偌大的廣場內，卻沒有一張凳子。走累了，都沒有地方歇腳，只能進餐廳花錢才能歇息。起先我以為是那裡的餐飲業者的要求，後來打聽才得知，原來是政府不准在空地上放置凳子。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在官員的思維裡，永遠沒有讓行人歇腳沉思的觀念，只有把行人趕離空間，進入緊迫場所消費的思考。難怪港人那麼缺乏創意，腦子只有賺到盡的念頭了。

妖怪與治癒系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因為《魔法少女小圓》（11）的關係，於是泛起追尋導演新房昭之的興致，在回溯《化物語》（09）之時，才興起妖怪物語和治癒系關係的斷想。是的，把妖怪故事附上治癒功能，一點也不新鮮，甚至可以說是已成為暢銷的王道（大受歡迎的《夏目友人帳》由2008年開始第一季動畫，到2012年已播放至第四季。）當然《夏目友人帳》的人物造型可愛，加上貓咪老師人氣甚盛，配合起來可說是借為妖怪鬆綁作為釋放人心隱喻的治癒系藍本作。可是我就是覺得它太一本正經，溫情背後的催淚煙霧過於濃烈，似乎不太適合個人脾胃。

《化物語》的主角阿良良木曆當然是《夏目友人帳》中的夏目貴志化身，兩人都是隨時隨地準備救妖，甚至捨身也在所不惜的「完人」。然而前者與後者的最大差別，我覺得正是混合類型與統一風格的兩種美學角力體現，反映出來的治癒情調因而也大異其趣。

兩者雖然都是以不同妖怪作為單元的基礎，但《夏目友人帳》的路數以溫馨人情小品為基調，無論畫風乃至情節鋪排都有跡可尋。《化物語》顯然刻意於形式上屢求多變，由實景入畫到炫目刺眼的文字攻擊風格，均予人新鮮風味。不過更重要的，是形式背後於內容構思上的混種類型設計，簡言之在每一集三十分鐘的篇幅中，觀眾絕對可以看到影像實驗、恐怖驚慄、青春成長、萌系自省乃至情色瑣談等不同元素的匯聚，以數分鐘便轉一次色調來形容也絕不為過。

以我較為欣賞的「真宵蝸牛」單元為例，小學生八九寺真宵因迷路而遇上阿良良木曆，加上又有戰場原黑儀與阿良良木曆的鬥嘴場面，原先入題的正是溫情倫理及青春成長的基形（不要忘記最初第一及二集卻充滿神魔混戰的靈異色彩），再加上又有戰場原黑儀的語言挑逗及阿良良木曆對八九寺真宵於扭打時的身體接觸，顯然把「有味」元素也融入其中。但峰迴路轉的是，當戰場原黑儀道出一直看不到八九寺真宵，登時泛起《鬼眼》的中陰身意識，立即插入恐怖驚慄的元素，當然故事發展仍是以人間有情的方式處理，不過整體上已屬一次如過山車式的治癒療程來了。